

經部

春秋說卷十一

宋 洪咨夔 撰

僖公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逃者匹夫之行乞者塗丐之節春秋疾鄭之反覆故其辭皆特筆夫伯業一出於假惟其假也故隨假而隨歸是會假王人以為重逃盟之鄭乞盟不暇苟能

躬脩王覲奉王靈以號令列國誰敢不從澗瀍在望一葦可杭王人能來桓公不能往其何以固狙詐攜貳之心哉王人雖微諸侯北面受盟於其下冠履常分百世不與易也

夏狄伐晉

齊人伐戎以來戎寖衰而狄獨强入邢入衛交亂中國桓公方經營南方之楚未暇及狄隨其病而療之亦不敢肆惟晉不與諸侯會盟狄窺其孤敢為是伐

信中國不可無伯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致哀姜穀梁致成風公羊致聲姜其說雖不同而哀姜與弑不可祔姑成風妾母不可配夫聲姜不見納幣逆女之本末皆致所不宜致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魯僭用之已非禮又以致非所宜致之夫人失禮甚矣前禘以吉行今禘以致用周公其衰一至於此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自齊之伯天王不見於經者數十年僅以崩書天下知有伯主不知有王也天下有王而柄下移伯主之罪也惠王之崩魯不會葬天王何耶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通喪之廢久矣春秋以人子忌三年之愛隨事著貶衛侯晉卒惠公從齊與魯戰雖書葬不書子宋公御説卒襄公從齊與宰周公會雖書子不書葬夫有疆

場之事腰絰衽革猶可自諉從人會伐初非有甚不得已者而父死不葬假變禮以便其私三綱淪矣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明器而實之何厚於伉儷而薄於親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以三公為冢宰相成王宰周公其職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面槐之位豈以供行李之役哉前是晅糾失冢宰之尊親行人之事

猶未兼公也今兼乎公矣論道經邦師保左右自足以尊天子而懷諸侯開明堂而覲萬國顧僕僕焉趨伯主之會與王人微者相後先已則屈矣如王朝之體何是時惠王崩襄王立而有太叔帶之難桓公誠有志於定王室率六國執壤奠以修康王尸位之禮宰周公帥諸侯入應門如太保畢公故事子帶將震栗退聽之不暇而伯主養尊不朝公宰降尊下會奸宄有所窺而動何以戢戎心而遏亂萌且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既知威顔咫尺獨不能一近穆穆之光乎

伯業莫盛於葵丘之會而東畧西否已不逃於逆料

君子是以為桓公惜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諸侯不序即會葵丘之諸侯也諸侯自盟宰周公先

歸不與也洮盟王人而首止不敢盟世子葵丘不敢

盟宰周公知所尊矣會以夏盟以秋易時之久人無

怠心信伯業之隆也然始焉不軟而五禁明終焉震矜而九國叛伯業自此晝矣夫惟王道而後體天行健自强而不息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君有不仁臣不可以讎其君父有不慈子不可以讎其父驪姬嬖欲立其子而譖殺太子申生獻公誠失君父之道矣臣子不得而讎也里克為申生傅既不能護存之有去而已又不能去乃於喪次殺受命繼

位之奚齊是𠒋其君也申生垂死猶以君老子少為身後憂而克殺之豈不重申生之憂哉書殺其君之子克𠒋君之心著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以齊得立十年始朝齊桓公之待列國簡節疏目如此宜其為五伯之盛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其一也蘇子國溫近在

畿内狄為無道而滅之中國其無人乎狄入邢衛齊伯業方張能救而城之大義所激狄為之退聽者七八年至於盟甯母以招携狄遂伐晉會葵丘而起叛狄又滅溫以中國盛衰為外寇叛服之候自古然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忿心如山莫遏其高怨心如河莫測其深里克一萌讎君之心剚刃驪姬之二子若刈草菅然何其慘也奚齊以未葬稱子卓以逾年稱君前殺後弒覆出為

惡而惡愈甚與慶父再弑子般閔公同而及其大夫荀息息許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疑若白圭之玷矣然申生既沒夷吾重耳與奚齊卓皆戎出長少不齊其為庶等奚齊則命嗣卓其母弟嬖庶奪嫡咎在獻公不在息息之始傅奚齊終輔卓顧託之命有所承矣故以死狥君而不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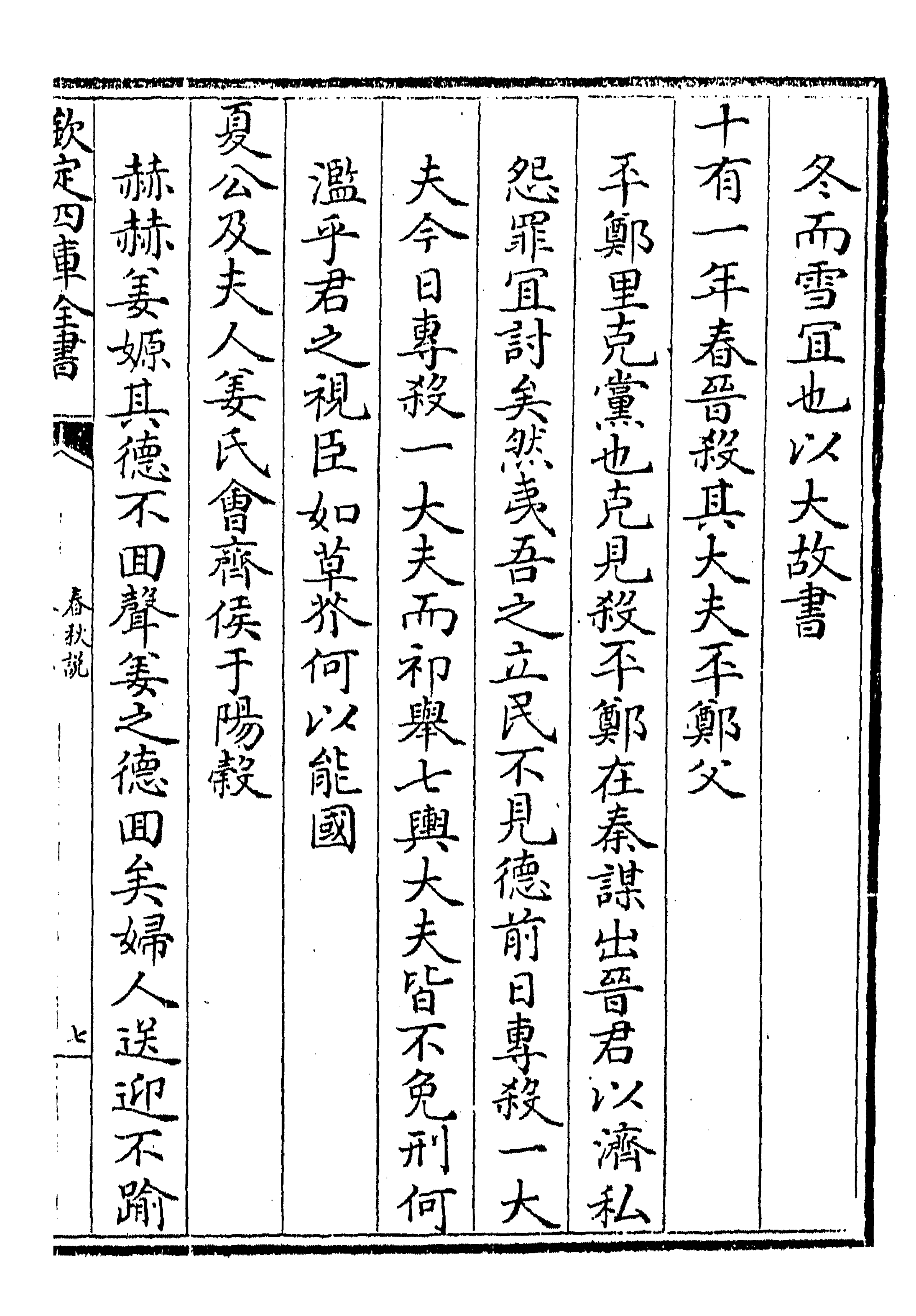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天下無中立之事國語紀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説克傅太子所難者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旣不能存於義當去又不能去而連弑二君原其患得患失之心欲以中立求生免禍而禍卒不能免茍或之流也稱國以殺殺當其罪其稱大夫蓋殺於惠公又將圖我之疑而不正其弑君之戮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而雪宜也以大故書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里克黨也克見殺丕鄭在秦謀出晉君以濟私怨罪宜討矣然夷吾之立民不見德前日專殺一大夫今日専殺一大夫而祁舉七輿大夫皆不免刑何濫乎君之視臣如草芥何以能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聲姜之德回矣婦人送迎不踰

闞陽穀之會夫婦偕焉桓公會齊侯於濼與夫人遂如齊拉脅之禍覆轍不遠公豈甘心蹈之哉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也況疇昔會陽穀齊侯委端朝諸侯令幾何時乃與魯夫人參會於此伯德其日衰乎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日食於朔則書朔庚午晦也十年之間食者三先是

食於楚人滅弦之歲後是食於楚人伐徐之歲今兹食於楚人滅黃之歲天王無剛明之德以照臨四海而伯擅其權伯主無純一之志以力獎王室而諸夏寖有離心陽失其道陰得以干之狄滅溫而莫救戎伐京師而莫討其為中國患非一楚也故謫見於天若是其數

夏楚人滅黃

江黃道栢方睦於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楚滅之弦

之滅黄之憂也黄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楚又滅之非楚能滅之齊滅之也貫之盟陽穀之會江黄慕齊舍楚而來與修然一時之盛楚人之力非不能即討其叛乃遲之十餘年而後發盻盻然窺伯德之勤怠以為進退未嘗一日忘也初滅弦以嘗齊齊不救知其怠矣未幾狄滅溫亦不救知其荒矣於是遂啓伐黄之謀自冬而夏黄人效死以守國者非不力忍死以待齊者非不切而遠不能救卒如管仲之

料齊誤黄黄誤弦也書滅弦滅黄皆罪伯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政刑明明則敵國不敢侮忠信孝悌修則可撻堅甲利兵内治誠張外難不足弭也文公乗衛為狄滅之後靡廢不舉宜若可以禦外難矣而狄之虐劉曾不為之少殺蓋雖能存其亡未能彊其弱也而狄不忌伯

亦無所懲艾焉爾伯主以攘夷尊夏為業伐戎伐楚尚禦其侮狄伐邢入衛伐晉滅溫獨未嘗一辭問其罪彼固傲岸軒張謂莫已若故復有是舉齊果何所怯於狄不一懲之也是時楚人滅黄淮夷病杞狄侵衛侵鄭諸戎伐京師入王城外侮交侵肆無忌憚伯業之衰一至於此吁誠者物之終始始之攘夷尊夏不出於誠終將若之何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好大之心騁則逐遠而遺近徇義之志移則舍重而趨輕隨之係小子失丈夫累於私也宰孔謂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蓋京師在齊之西其經營西事晝於葵丘之會而以區區驕盈之心夸示四方將略於東矣是會爲淮夷病杞故東畧以爲會淮之張本非急於謀王室也時子帶作難諸戎輔之秦晉伐戎以救周而齊不救方且遣管仲平戎仲孫湫致諸侯以戍周

夫不能戢戎而平戎不能靖周而成周誠於爲王室謀者果如是乎故春秋於此數事皆不書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舉事以氣爲主志氣之氣愈久而不折血氣之氣雖强而易衰淮夷病杞會八國於鹹以謀之公子友如齊春諸侯城緣陵以如齊觀之則齊侯先返其國銳

者憊矣齊侯先返其國諸侯自為杞城身處其逸人供其勞授役庀工莫相統一無怪乎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患不終也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有救災䘏難存亡繼絶之義而緣陵之城總舉諸侯譏桓為可知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鄭忽配而後廟季姬先與鄫子遇而後歸女德微矣昏禮廢矣世謂公愛姬使自擇耦而為是遇未面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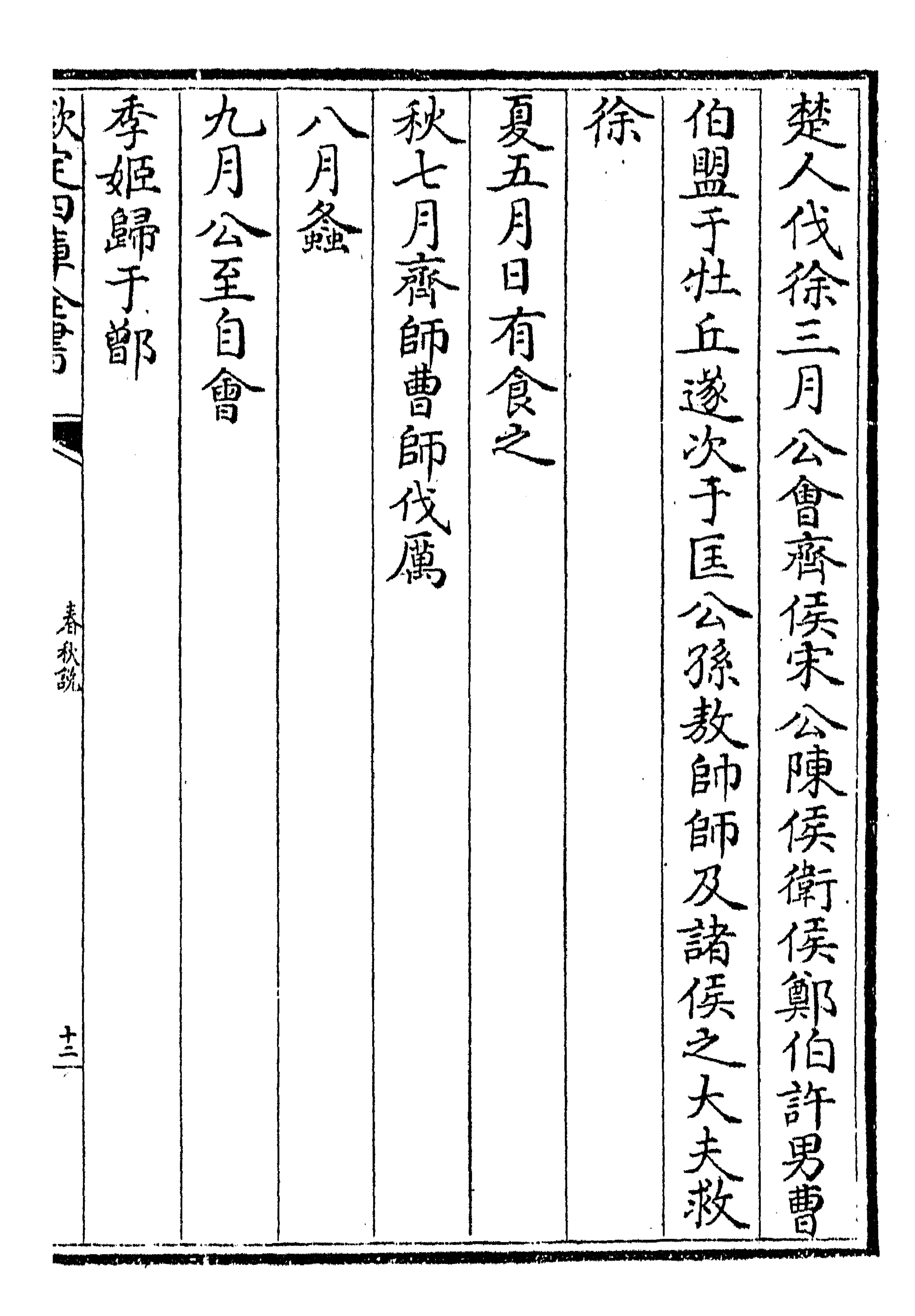
親誠有不近人情者蓋姬許嫁已久公怒鄫子之不朝而未歸故遇於防使朝而請其歸耳入春秋以來鄫未嘗通於魯乃為姬所使而來朝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鄫子從婦若此宜其有用社之凶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永樂大典並闕今衹錄經文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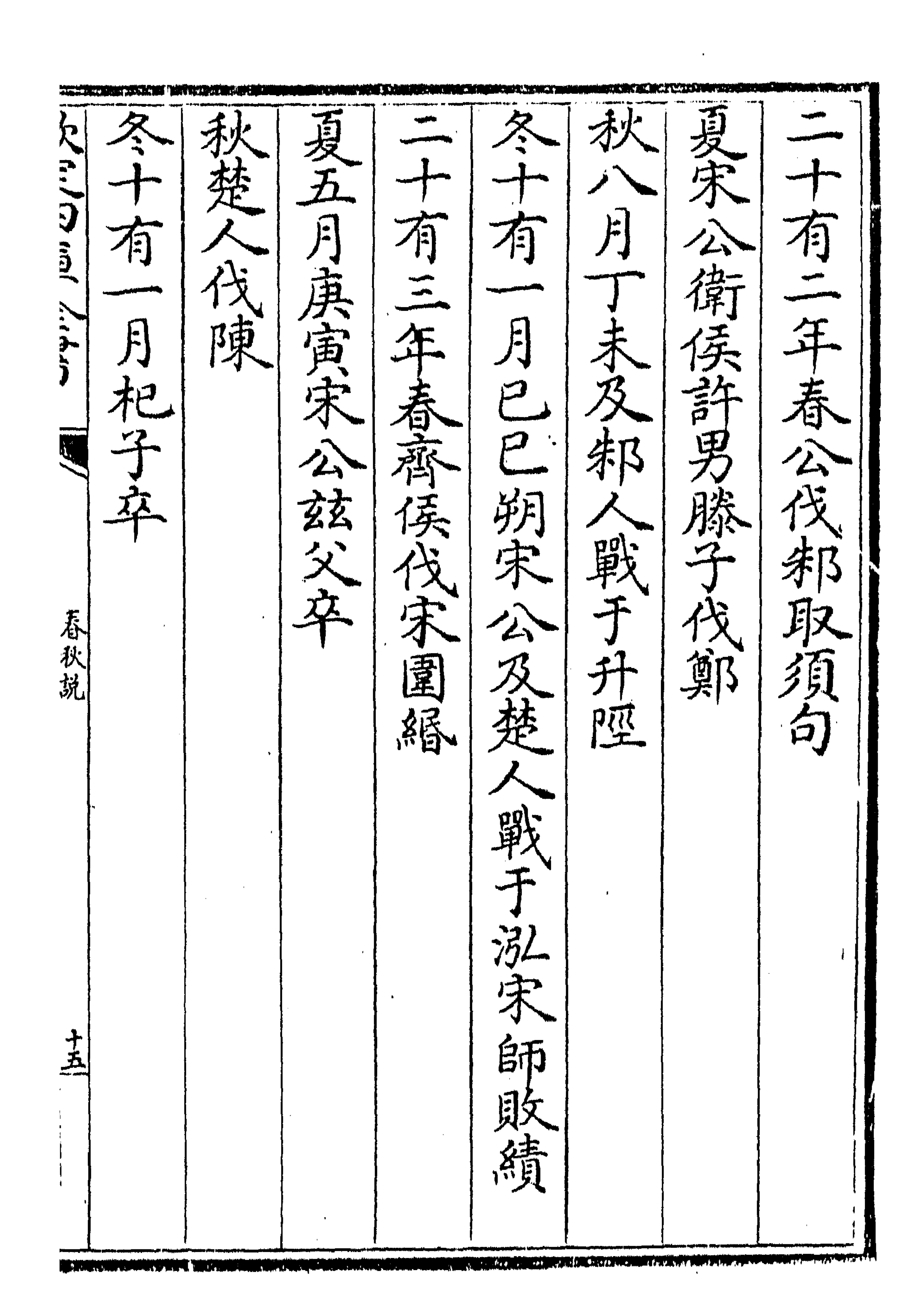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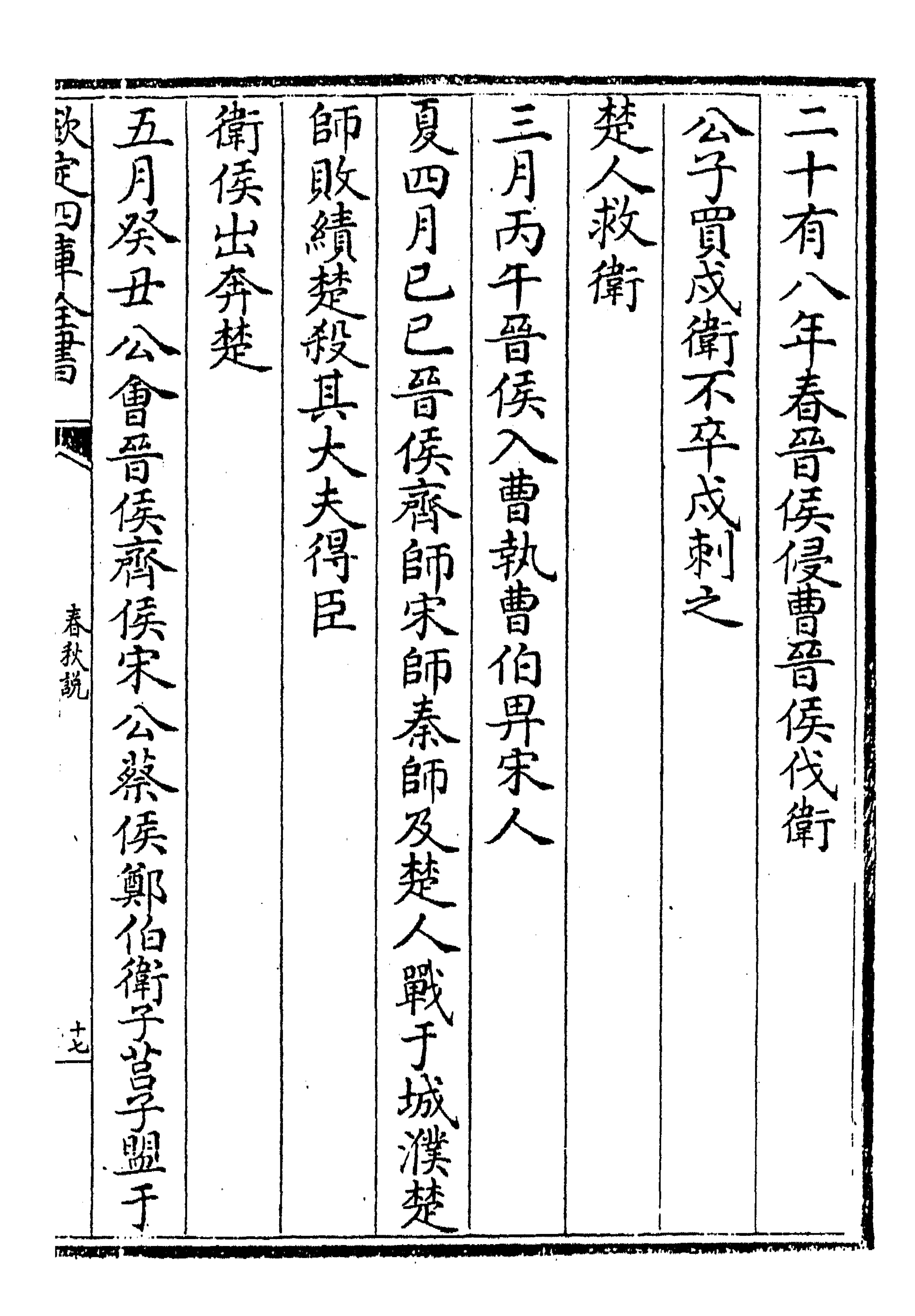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說卷十二

宋 洪咨夔 撰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以攝不書即位莊閔僖以繼弑不書即位桓弑立偃然行即位之禮故書之以成其志聲其惡非正也公繼世得其正其書即位正矣而有大惡寓焉三年之通喪不行人君卒哭則除服素冠之刺不特一國

為然而未葬稱子不敢以君自處此禮猶在也故宋子見於葵丘之會陳子見於溫之會未葬而會固其罪尚知執子禮未成乎為君惟衛宣公卒未葬惠公逾年以君禮從諸侯於戰書侯不書子哀戚之心無毫髪存者公書即位即衛朔之書侯也僖公薨於十有二月乙巳與正月始吉相去纔兩旬雖逾年改元稱君有定制而未葬稱子禮何可廢降割方新服喪未久靈輴在寢觸目摧裂於此時而以吉服行見廟

臨朝之禮人子之心安乎春秋書衛侯晉卒明年衛侯戰三月葬衛宣公公薨于小寢明年公即位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事辭正相類不孝之罪著矣孝者百行之本公不知孝於親本不立矣上忽天道下荒民政威權移而紀綱廢無怪乎其不君也人君奉元居正視大始而正本可不謹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日以陰慝干陽故食其食必在合朔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於房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詩書記食朔可驗也
而有食於晦者僖公薨於十二月乙巳循環至二月
中當復遇乙巳癸亥為晦明矣若以為食月朔則當
書三月若以為二月朔則日無癸亥其不書晦者朔
重於晦也漢鄭興疏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
食多在晦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促迫之
象盧植封事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
舒緩故日食晦也即此可類求之初政示變尤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魯更數君前不正其終後不正其始王室未有來會葬者惟僖公以考終文公以適繼改元即位國勢晏然百年之所未見故天王遣使來以榮之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慰滿生於觖望之餘則踴躍慶快不自知其美之溢禮之過人情然也公初即位非如韓侯入覲可當淑

旂綏章簟茀錯衡之賜非如文侯修扞可當秬鬯圭瓚彤弓盧矢之賜會葬之使復錫命之使已屆公果何以得此於王哉意者魯百餘年間以無嫡嗣召亂令僖公正其終公正其始王中心喜之故所以寵異之者加厚雖過於禮猶不失誘而進之好德之意也王稱天與錫桓公命所書異蓋以此公不知躬拜嘉於天子之庭以修始朝之禮而使得臣如周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其禮果如是乎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以侯伐衛衛以人伐晉晉不德競而力爭無以使衛心服故孔達帥師以敵襄公如子玉之敵文公於城濮也會戚而疆衛田晉抑甚矣人莫患乎血氣之爭能以義克躬自厚而薄責人則憾平而怨弭何至黷兵殘民而後快於心哉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春秋弑君三十六世子弑者三楚其首也楚成以嬖庶撼適禍起闈門綱常墜絶矣易之師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兵出有名而後敵可服也桓文以攘夷尊夏為伯業其治楚常患無名惟聲其自王之罪為有名又懼詆讕費辭未易折服而莫之問今此服楚之機會也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子禍中

國所無有以此問罪師出名正楚舉國將頓顙請命之不暇戢江漢而強中夏扶綱常而立人極功出桓文之上矣惜乎襄公無邾婁定公瞿然自責之學諸臣無吾夫子沐浴請討之言有其名而不能執竟使虎兕出柙長爲中國患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詢兹黄髮之誓悔過非不切貪人敗類之詩引罪非

不至而彭衙報殽之役猶不能不為血氣動信哉自克之難也前役秦之貪兵是役秦之忿兵皆穆公之尤其書晉侯及者秦以孟明視帥師晉襄公恃其善兵而親禦之重在君也

丁丑作僖公主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期練而作栗主禮也公雖大變纔朞旬後然行即位吉禮無哀慼之心甚矣練宜作主而緩於作皆此心之見也親喪人子所自盡而不

知盡他尚何尤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禮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諸侯嗣立朝王猶待除喪况列國相朝乎僖公栗主未祔晉責公以不朝魯有人焉舉喪禮以告襄公縱欲以暴戾加人亦少瑟縮矣釋喪修朝違禮取辱晉以大夫敵公公俛首與盟不敢較魯所以日卑也往不如反不至盟不公深為魯諱其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公暴而詐輕而無禮出師必身在戎行至會盟則命其臣與諸侯抗軒軒然以坎蛙自尊其意欲卑列國而國柄已隱然下移矣公孫敖慶父之子即孟孫氏公即位以來會晉侯盟宋陳鄭三國君皆敖臣而敵君也履霜堅冰至晉魯之政所以皆在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公每時書不雨閔閔望雨之心以日為歲也公

歷時書不雨心不在雨茫乎不知日月之變遷也肅
時雨若僭恒暘若公慢於親喪動與禮違不肅孰甚
焉怠於國事政在臣下僭差孰甚焉此所以常暘而
不雨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天下自有至順易行之禮初不待過用其心心過於
用則欲為禮乃陷於非禮欲為孝乃淪於不孝此所
以不可不知春秋也國之大事在祀親喪未終大事

於周公之廟而躋僖公夫為人後者為之子僖於閔雖庶兄嘗臣閔矣僖繼閔後豈容升之於上以亂昭穆之序哉公祭不以禮徒知以升次尊父為孝而不知納父逆祀乃不孝之大者在廷曾無一言何耶故夫子曰臧文仲安知禮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襄公要秦敗諸殽是無父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文嬴猶在遂亡甥舅

之好以傷母心是無母也事生追往兩失其道尚何
問伐國之是非哉故人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莊公執喪未期如齊納幣今僖公之喪再期公子遂
如齊納幣視莊為緩矣然五十步笑百步其為未終
喪均也夫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君子以厚小人以
薄公之薄可勝數乎出姜始聘以襄仲終歸以襄仲
薄之招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有爵無姓之國後為蔡所滅其微可知晉方嗣伯不能申世子商臣之罪以討楚而合六國以伐蕞爾事楚之沈軍聲所至望風逃潰沈雖莫我敢當而舍豺狼問狐狸勝服何關伯功之輕重損益哉故人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是舉可謂威矣而人秦甚秦也序書者以秦誓作於敗殽之初史記以為封殽中尸乃誓於軍夫敗殽而誓則彭衙茅津之役雖悔而不知改封殽而誓則盡悔三役之非穆公為克終厥德矣當折衷以聖人録秦誓之意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宋微子之後有先王典禮在大水隕石退鷁雨螽皆以天變告於魯以見畏天之意故魯史得而記之他國不盡告也乖戾之氣上干天和災異之徵下應人事螽從天而雨不待孳乳蕃育而衆多之羽雲布風散所至無餘葢天變之尤異者以為隊而死非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魯前以及處父盟為辱今以及晉侯盟為榮君德不彊朝綱不飭仁賢不信而國空災變不懼而民困顧

區區以大國喜怒親疎為吾榮辱仍歲朝晉晉為改盟書如書及書至如常時前恥遽忘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魯之君臣蓋亦思榮辱不在人而在已乎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此用批亢擣虛之術而用之非其道也齊伐鄭圍新城楚不救鄭而圍許諸侯移兵救許而新城之圍自解蓋許小而易危圍許乃所以救鄭也楚人圍江晉

師伐楚以救之謂楚必還衛其國則江圍解如楚之救鄭曾不知情同而勢異江藐乎其小豈能當楚之久圍堂堂方疆之楚外攻内守卒乘有餘力豈一處父所能怵而回之名為救江乃所以趣江於滅也春秋凡救皆善其救之急救之緩事雖不同必皆力合氣齊乃克有濟未有偏師能救者故桓公之伯救鄭者三國救邢者亦三國救許者六國救徐者八國不如是不足以脫人於一髮之危也晉伐沈則合諸國

之兵救江則以偏師行豈有恤小扶危之實心哉書伐楚以救江罪晉也江黄以慕中國取滅悲夫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娶元妃以奉粢盛禮之大者宜書公逆女夫人姜氏至而畧之何耶為魯諱也公以親迎之禮逆婦何所諱諱其成禮於齊也所逆不名其為誰猶及晉處父盟不書公也聲姜僖公之妃成風僖公之母時皆無

盖婦有重姑閨門之盛不待執笲棗栗服脩見姑而婦禮已成於母家是無其姑也既無其姑何有於廟見故不至而夫人非所以為夫人也始進不以禮善後安在宜出姜之不允於魯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事物先後緩急之序瞭然易見如白黑而不之見私

心蔽之也襄公嗣伯宜以攘寇亂衛中國為急而狄侵齊楚滅江一置不顧乃親帥師伐甥舅之國夫狄楚交亂諸夏天下之公怒秦取王官及郊一國之私怨急一國之私怨忘天下之公怒比事而觀其貶明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魯衛兄弟之國聘使之絶幾年矣甯武子來聘講信修睦有加疇昔春秋所深喜也況其人之賢乎詩言

志賦詩可以觀志帝王盛時教國子必以詩薫陶其正性融釋其邪慮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於是取之而專對四方尤以為急公宴武子為賦湛露彤弓魯之僭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見於三家之堂者其弊必至於此武子謂不敢干大禮以取戾何其婉歟異時穆叔如晉不拜肆夏文王之三亦此意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僖公奉母之謹詩人鼓舞歌詠之然哀姜嫡母成風庶母庶不可以奸嫡猶江之有沱衣之有裳截然定分非私情所能移也公以奉親之私過尊僖妾母為夫人與哀姜並祔天王名器之司歸賵會葬一用夫人之禮以濟其非禮逆天理斁天常王不天矣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無違於禮則為孝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抱衾與裯寔命不猶乃祔成風於哀姜之列昭穆以亂嫡庶以紊違禮孰甚焉僖公成風而有靈必不安於非禮周公魯公而有靈必不使非禮行於吾之廟庭大室屋壞安知非先公意乎春秋書成風以夫人小君不沒其實而王不稱天視歸賵仲子其貶尤峻所以敘天彝立人極定萬世法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楚人滅江秦穆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楚人滅六及蓼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是皆悲中國無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蠻夷得以肆行無道也唐虞及夏皆萬國商衰會盟津者八百國周封千八百國其後小不能事大大不能字小陵弱暴寡相為吞噬所存者無幾而為楚滅者居多使非召陵之盟城濮之戰

則咢無輕重直夜半負之而走耳桓文之伯不可謂無功於中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自季友立僖公於是恩歸季氏政歸季氏友卒行父尚少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分任國事至是行父連聘與國乃其得政之始夫世卿非國之利也以世

卿行乎國政之久自非聖賢未有不挾富貴而擅威福者彼其初豈懵然於惟辟之義樂於專且僭哉便儇矯厲者鼓導於其前辟佞善柔者推助於其後此心無主外境易揺因翕翕相媚之情動沾沾自喜之意而思所以應人之求以作其趨㩲物之會以濟其欲日復一日騎虎勢成而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文子襲父爵位涉僖文宣成襄五世凡七十餘年妾不帛馬不粟三思而行知謹畏矣而魯之大柄實以是

而移權移既久習為當然國人尚安知有公室哉故春秋再書季孫行父以見祿去公室之漸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晉文公卒魯往會葬不書其人至此始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則卿矣子大叔謂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其實卿共葬事自襄始也春秋所以志變古之端著諸侯僭天子之罪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陽處父之殺狐射姑之奔傳者皆以為易班漏言之故非經意也趙盾爭立君而殺也陽子成季之屬黨於趙氏其主趙孟所欲立必矣趙孟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趙孟殺樂而賈季殺處父以黨趙也處父身為太傅不能正嫡庶之序烏得無罪故稱國以殺書於葬襄公之後而賈季出奔繼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朔曰不告月不告朔則朔日之禮不行不告月則一月之政皆不舉也在禮天子頒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朔日朝於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而行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此其常也今以附分之月非月之正故不以其朔告於廟而是月當行之務亦皆不講公之怠於政可知已豈惟公哉百官有司莫不怠於政也蠱上艮下巽上止而莫之為下順而莫之違所以為蠱魯之君臣上下相

與躭逸養安頹然無一毫趨事赴功之意忽天道棄人時格王命忘民瘼閏不告月周禮遂廢尚朝於廟果何為哉是後積翫成習惰𢢾相師月朔例不復告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謄錄監生臣劉堦

謄錄監生臣南光城

春秋說卷十三　　宋　洪咨夔　撰

文公二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僖嘗伐邾取須句今文伐邾取須句中間須句復為邾得故再伐而取之且城郚為須句之衛也貪於得地不恤其民伐國未返城築隨起方春農時騷然廢東作之務以事外何他政皆怠而兵獨勤耶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昭公立衆殺其大夫不忌君矣初政若此其何以終大夫不名義不繫其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子雍在秦公子樂在陳皆文公子也襄公卒諸大夫謀舍適幼而立庶長趙盾主雍賈季主樂樂來自陳盾殺諸郫雍之立決矣穆嬴抱太子啼于朝盾畏國人以大義偪已乃背逆雍之先蔑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潛師敗之於令狐先蔑于是奔秦晉置君不定秦納之不正故皆人之主兵者盾盾之罪不勝誅矣謀廢太子一也殺樂二也背雍三也雖釋邪從正許其知悔而廢置予奪擅國掌中反覆轉移玩君股上弑立已兆矣蓋亂臣賊子必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

狄侵我西鄙

邢衛溫鄭齊晉以及王室皆被狄患獨未及我耳今

侵我西鄙無忌憚甚矣國無政朝無人元氣索然容邪坌入春秋深憂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翟泉之盟僖公與晉狐偃及列國之大夫會恥不書公令盟于扈晉趙盾主之公與大夫會而不恥者有諸侯以分其恥也齊桓之伯未嘗以大夫會諸侯不以大夫敵諸侯也不以大夫敵諸侯則君臣之分嚴而已自尊晉文之伯以大夫會諸侯所以尊己而畀

人也侯均一等大夫可以敵列國之君則亦可以敵晉君矣豈別嫌明微之道哉靈公初立幼不能君盾會八國之君如晉君權擅於內威行於外諸侯何敢較而大夫僭君靈公之位贅焉耳況以擁戴之恩保養之力待君如子姓宜乎威福大柄之移生殺廢置皆在其手靈公之命寄焉爾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春秋所以大正本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取舒稱人伐莒稱國莒夏而舒夷也莒請盟于曾
敖往涖盟以為其聲援似知保小之義而敖志在于
聲已託公營私其意隳矣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諸侯不稟王命私會私盟政不在天子矣大夫自相

會盟雖有國事前未之見政不在諸侯矣遂專于魯
盾專于晉會盟于扈如兩君不惟兆惡視夷皋之禍
而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其來有漸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此
其戎乎巳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楚子伐
陸渾之戎遂至于雒伊雒之戎蓋陸渾族類也玉帛
未通何可以禮接襄仲以盟趙盾而出就與雒戎盟

不禀君命而引未嘗内通之戎以交中國豈所謂大夫出疆安國家利社稷者乎夫徙戎于雒秦晉之罪也進戎同盟襄仲之罪也故再書公子遂以著生事竟外之戒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如京師弔周喪遂奔莒以從聲已其縱人慾忝天倫而廢君命罪不可赦已公得無罪乎天王崩當弔嗣王立當朝既不躬往特藉一介之使通事周之誠

而行人之職曾不謹擇顧使已試無狀之敎將命中道而反以幣出奔不恭孰甚焉書如京師不至罪累公也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宋之有六卿私且僭也六卿皆公族固不失親睦之意而同姓之卿無異姓之卿參錯相維於其間君臣之情親而不尊相狎相疑之

念起相謀相屠之禍作此八王所以亂晉也昭公之立以羣公子分據國卿而欲去之樂豫遂舍司馬以遜公子卬雖能和公室於一時而怨實深故華樂皇三族挾襄夫人以攻公黨司馬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府人而出卬意諸黨無道之昭而不能正不為無罪而握節效節於搶攘轇轕之中能守官矣故各以官書其人不足見故泯其名所以勸人臣之不失職戒人臣之不知道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武氏子求賻毛伯求金不書天王使來諒闇也求賻求金皆在王崩之後王室不足於葬故有求天子無求而有求固非天王之法度宮車晏駕臣子大痛舉天下而葬一人顧使不足於葬有求於我誰之罪耶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前是襄王嘗遣使會僖公之葬成風之喪又歸含賵

遣使會葬其於魯恩禮有過無不及而公顧薄之王崩不親弔使叔如京師不至葬不親會又使得臣如京師與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同事君之禮如是乎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出未嘗至今以歸寧至異之也何異爾禮夫人始歸當至公逆婦姜于齊而不至廢廟見之禮矣如齊而返告至于廟如始歸何前之倨後之恭是以異

之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夫人之職莫大於奉宗廟之祭祀而公怠於禮夫人亦廢禮歸魯六年因如齊始廟見采蘩之義安在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靈公幼晉政歸趙盾人心不能平也盾於是殺大夫之不附已者先都士穀箕鄭父所以死也大抵權臣專國之始其心何能自安盻盻然恐人之議已緦緦然慮人之間已睽睽然懼人之負已故必先鋤不附

已者以立威而後國人屏氣拱手惟所為而莫之非莫之違權始一矣指鹿之問仗馬之斥黄河之投鸚鵡之戮皆此術也春秋憂之故以人斥盾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昔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楚師夜遁今楚人伐鄭魯會四國同救鄭不及宜所書有異辭而書救如一者與其有救災恤危之心而不以事之濟否論也夫然後知春秋不論迹而論心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始來聘進荆稱人今再來聘子其君名其大夫一以中國之禮待之果褒而進之耶抑憂其方强未艾耶魯爲中國之樞諸侯之表楚欲網羅諸侯控摶中國不可以不先得魯其所以親魯者非懼魯也魯我

從則他國不患其不我從也齊桓方卒晉文未興楚與魯最親伐齊之師我能左右之而諸侯遂皆為楚役矣文襄伯後中絶不通靈公不足以嗣世業楚窺其不在諸侯北方可圖復以好交我非牢籠我耶患伯徒譏越椒執幣之傲而不察其實有輕魯之心況魯何所取重於楚而來聘耶春秋一以中國之禮待之信乎為中國憂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珠玉曰含衣服曰襚成風薨再月而王歸含為已晚葬累年而秦方歸襚抑何緩之甚耶秦未嘗聘魯假歸襚而來通蓋為僖公有翟泉及溫盟會之好而襚其庶母也觀燕喜之詩僖公奉母為甚至然未嘗以夫人之禮過尊之其尊成風為小君而並祔則文公之過也秦人歸襚曰僖公成風而不以夫人書僖公之心白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國而不人志其以貪取敗也令狐之役晉實背秦而秦納公子雍非其正亦宜自反顧猶修怨於三年之後所以國而不人也夫穆公一知悔則序秦誓於帝王之末康公一不知悔則春秋從而狄之是非得失判於操存舍亡之間曾不能以一髮可不懼哉

楚殺其大夫宜申

楚穆王商臣負天下大惡夫人得而討之子西為成王任事之臣而蒙再生之造奔告方伯連師請致弑父與君之討可也而身事商臣者累年始與子家謀弑之是以亂易亂非討逆也故稱國以殺然楚大夫無能以官見而宜申首以專殺書亦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祭伯來無王命而私交于我罪也蘇子以王卿士私與我相為要結罪又甚焉魯與有罪故不書公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書次或救或伐未有不言其所為其不言所為則遊觀之所次如公次于滑之類是也楚子弑立已十年矣天王不誅方伯不討滅江滅六蓼無不如意陳鄭宋蔡又皆從之于是次厥貉為遊樂遂田于孟諸

其黨惡之甚者則蔡莊公也此次何關于世道而謹書之蓋以示亂臣賊子之得志而晉之伯業衰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是會為謀諸侯之從楚者楚負天下大惡晉不能聲罪致討失此機會肆無忌憚陳蔡宋鄭背從之田麇恥而逃極力伐之不少貸其磨牙中夏未已也郤缺乃施施為承筐之會與魯謀之魯何足與謀哉晉不

在諸侯誠不逃范山之料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伯道衰而楚人與狄人縱横四出莫能制狄侵宋未已又侵齊又向于魯乘勝而來震蕩飄忽叔孫得臣設謀敗之雖敗之非其正而與晉人敗狄于箕同一快也狄自是懲艾不復向魯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不名必有非其罪者經曰伯傳曰太子傳可信乎按左傳謂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是說也先儒多疑之趙匡云諸侯嗣位未踰年尚稱子豈有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之理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者乎劉敞云郕太子來奔而稱郕伯若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以諸侯逆之春秋遂沒其身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較原文辨尤明晰附錄于此

杞伯來朝

杞改稱伯時王所復也王之黜陟其猶行於杞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叔姬稱子猶先君之子稱公子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魯方怠於政而三數年間楚來聘秦歸禭曹杞滕來朝秦又來聘果何以得此於人哉有駜之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僖公在位三十餘年輔伯之

外未嘗興爭城爭地之兵結怨於鄰國公嗣立十餘年亦未嘗輕動一兵所謂善道貽子孫者猶在而人猶知所慕也秦方歸襚復來聘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魯待我加厚矣以穆公之賢不能以爵見其臣不能以名見而康公書伯術書名豈非講信修睦繼好息民春秋所深喜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曲在晉也故書及秦伐晉曲

在秦也故國秦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皆曲也晉從秦師秦薄晉軍交綏而退未慭而遁不戰言戰何哉探其稔惡肆忿之心而著之也聖人用皇極之法權衡斯世好惡黨偏一無所徇惟其平而已晉舍所當立逆雍而背之晉之罪也晉立君已得其正而秦伐之秦之罪也晉引置君不定之咎秦省納雍非正之愆則仇怨可忘宿好可繼何至於復戰令戰河曲不容專罪一國兩皆人之其罪均矣此猶積年不決之

訟均敝其罪而後定故終康公之世不復書交兵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築未有書帥師者城兩邑而行父用軍法總大衆以從役兵權墮其手矣凡權臣非得兵權不能專

春秋說卷十四

宋 洪咨夔 撰

文公三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嘗用鄫子于社不仁甚矣遷繹而卒君子曰知命命豈不仁者所能知哉特將死其言適善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之性茍知謹畏以自策勵則愚柔可進也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今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其無志于民始終如一日非不移之愚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凡物春生夏長以及夏秋之交方苞褎發日夜趨新之功至此而極不雨始于發育之初終于秀實之際則無一得遂其

生矣此所以皆書至于秋七月也與豳風首以七月

流火意同

大室屋壞

王入大室祼清廟中央之室也魯用天子禮樂故周

公大廟中央之室亦稱大室徂徠之松新甫之栢豈

盡濯濯無可斷度尋尺者而大室之屋以不修而壞

簡宗廟可知且逆祀僖公並祔成風皆魯禮所未有

禘祫之時合羣廟食于太祖昭穆失序嫡妾亂紀祖

禰之靈其能安乎室壞所以大訓魯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鄭邀公于中途介之以平于晉未幾同盟于新城此非晉謀慮所及亦非公智力所能濟也久動則思靜久危則思安衛鄭之從楚雖久而虵虺之與居鬼蜮之與交職貢事役歲不堪命昔晉楚交爭衛鄭故

楚猶以列國待之晉不與爭則楚以臣僕命兩國安能不動從伯之思乎魯事晉無間言藉以請平而遂平中其機也夫機會之來庸人可以就功名公一出三為諸侯所滎宜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卒魯往弔不敬故有是伐邾小于魯魯常易之然觀定公嗣位以一言卻八百乘之晉國雖小其

可易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旄丘責不修方伯連率之職下泉思明王賢伯諸侯欲得所恃以為安同是心也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孰肯甘心異國之從哉楚商臣弑立中國不能討而曰横厥貉之次驅陳蔡宋鄭以田孟諸至以僕

御侍列國之君使受役于司馬其辱不能堪也觀鄭穆公子騑請平于晉而賦鴻鴈苦夷樂華情可見矣新城同盟者八國非有所迫而從非有所要而集歡然共歃不減桓公之在幽同舟遇風之勢也趙盾能于是時相靈公以主牛耳伯業可興而上敵諸侯不知此身之為大夫無其君矣豫之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五則曰貞疾恒不死權在剛正之大臣雖足以致人心之樂從而君猶患于偪況盾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斗為天之喉舌七政之樞機乾象莫尊焉彗孛掃入環域中非常之變也周内史叔服有宋齊晉之占豈非謂魁主海岱以東北乎夫善言天者驗於人故當占其所感不當徒占其所應是歲之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告於列國諸侯亦一切不弔喪不會葬是天下無一臣子矣逆氣上干有是徵豈待占驗于七年之後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以諸侯之師納捷菑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乃還鑑於前事也邾元妃齊姜生定公猶晉穆嬴生靈公適當嗣立晉既立靈公秦納公子雍而晉拒之使秦能悔所納之非正何至甥舅之國暴兵交惡連年而不已令納庶子不正猶秦其可效尤乎聞邾人辭順斂師去之勇於從義矣左氏以為趙盾公羊以為郤

䦆而經書晉人則是國人皆欲還非止盾䦆也弗克納即易之所謂弗克攻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桓公鴿原一念之烈羣公子爭立自相魚肉不盡不止無虧首立見殺而孝公立孝公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昭公弟商人殺昭公子而立是為懿公懿公尋為歜職所殺報施若符節然惟惠公元不

急于得國而國歸之子孫享之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天命其可以有心圖哉羣公子之圖國商人爲最慘驟施于國而多聚士以傾舍元曰爾求之久矣其用心國人所知也舍未踰年稱君蓋不稱君則不可加以弑則商人之罪不白而心術隱矣其曰公子見桓公諸子之禍至今猶未息也

宋子哀來奔

高哀不食汚君之禄辭卿而出奔叔肸不食篡君之

祿織屨而不去同姓異姓之别也其皆清矣乎故皆

書字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舍既弑單伯請其母昭姬于齊商人并執之國人莫

或非者同惡相濟故再書齊人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晉有大傅魯有宗伯皆古官不書而宋司馬獨著宋

以卿兼大夫他國則以大夫兼卿舉其重者書且示
先代之後設官視他國為有異也昭公無道欲去羣
公子羣公子嘗為先發制人之謀鮑又禮于國人以
傾之埶如癰之將潰堤之垂決人人有懼心故子哀
來奔華孫來盟來奔者見幾而違之得去就之義來
盟者以使他國便道私盟於我以自託也耦為同姓
之卿不知為國謀以靖方來之變而外交以保身且
暴揚先君之惡于辭宴之頃忠孝兩失之書曰司馬

華孫所以著其忘君暴祖之罪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懿弑其君魯甥之舍執其母子叔姬以元惡大憝結深怨于我安知無沐浴請討之臣於是以公孫敖之喪歸蓋無瑕者可戮人敖慶父之子也慶父弑兩君魯不能正其罪而敖以孟孫氏任事於國齊之弑猶魯之弑齊當討則魯之孟孫亦當討以是刼我鉗

三桓之口使不敢議其後也不然何所慕於魯何所愛于敖而歸其喪哉書曰齊人歸敖之喪而不曰敖之喪歸自齊可見齊之用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用莊公例也在廷無古學惟近例之循而不知其非後世禮之不古類坐此

單伯至自齊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單伯為魯請叔姬于

齊齊為無道誣單伯以淫併叔姬執之此心無瑕雖
不汲汲於自辨數而浮雲蔽日雲散日明齊無辭以
歸之從容告至無愧色無愠容可不謂賢乎否則安
能免行有不慊之餒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宰天下如庖丁解牛必中肯綮之會則奏刀游刃恢乎有餘地天下之有犯大戒負大惡伯主能暴白其罪與衆棄之諸侯誰敢不服不待問蜂蠆而搏蟣虱也蔡不與新城之盟固當討齊弑其君視蔡罪為孰重大合宋衛蔡陳鄭曹許七國之君于扈以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乃取賂而還夫弑立之賊夫人可討鼓行直前罪人斯得豈非復伯之機會而盾不之乘晉政其荒矣盾心其悖矣昔宋督弑君齊嘗會諸侯

于稷為賂故立華氏以成宋亂衛朔出奔齊晉會諸侯逆王命納之亦相與俘寶玉以歸彼亂臣賊子可以賂免則何所懼而戢此齊所以有無知之禍也齊有大罪晉取賂而縱之未幾靈公亦弑得非身為賊亂之勸而授之刃乎是盟晉黨惡諸侯同其惡故不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伯禽封于魯三年報政周公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齊國勢之弱非一日之故矣齊弑我甥不敢問單伯請子叔姬乃從而執辱之執我女凡弟不敢校行父告于晉請釋之不惟不釋又我侵侵不敢敵行父復告于晉會諸侯盟扈以謀齊而公不敢與齊雖以叔姬來歸侵師又繼至且伐我來朝之曹入其郛齊暴如虎魯弱于鼠魯之畏齊不敢一動手搖足但知以隱忍為國而齊之加無禮于我日甚焉國勢厭厭矣此

無他不能自強也無怠無荒四裔可使來王我方怠荒則與國視之蔑如尚何怪哉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聖人之待惡人婉而有直體觀陽虎吾將仕矣之對可知矣陽穀之會齊侯方侈然自尊安肯下與吾大夫盟請俟公疾間可以折行父軒軒之氣矣書曰弗及婉辭也春秋于季氏事多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周室雖微猶能班朔於諸侯如盛時之制諸侯受于廟而行之所以若天時恭王命而繫人心也公先是閏不告月猶朝于廟今則託疾不視朔者四亦不復朝于廟其後遂月不視朔以為常忽天慢王而棄民矣夫一歲之重在正一月之重在朔一日之重在朝正以布治勤于正則一歲之事舉朔以讀法勤于朔則一月之事舉朝以聽政勤于朝則一日之事舉不惟事之舉也上能勤則一國之柄皆由已出上不能

勤居養移而志氣沮嗜慾多而精神散習偷養安而四肢百骸頹乎不立于是國柄潛移于下命寄權臣之手矣公厭政若此宜公家日削私室日强也後之人臣有欲移人國柄者故有以天下為桎梏之論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請盟不肯不以君盟大夫也已而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遂與大夫為郪丘之盟人心之動于利如此哉虎不受餌孰得而穽龍可

劵而擾則無異于犬豕牛羊晉方謀齊以賄而却齊方外魯以賂而親國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者二君之禍可驗已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臺

魯人以泉宫蛇妖出而聲姜薨故壊之夫妖由人興公上不畏天下不恤民中不念祖宗氣惰事毁將無以善其嗣故妖孽生之豈泉臺之咎哉人囿于天地之間有生必有死夫人之薨歸咎于臺可以勿毁而

毁之不知命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滅國多矣庸之滅以秦巴參之濟惡也庸在江漢之南文王之化武王之誓盖習聞而熟傳之雖處南蠻豈甘心事弑父弑君之賊故帥羣蠻以叛楚按楚穆没于魯文十一年是歲楚莊王立三年矣得國以正非有他故原文所云殊為失考楚方大饑謀徙險以避其鋒屢戰屢北且不能支使非秦巴黨惡為之助庸未滅也滅庸而楚益張二國之罪焉逃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欲去羣公子虧睦族之仁得罪于君祖母闕事親之孝固人心所不與也君雖無道臣子可將乎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所以傾舍而卒弑舍宋公子鮑禮于國人貸饑饋老事材恤親而數六卿所以傾杵臼也而卒弑杵臼其事大同舍弑以商人書杵臼弑不以鮑書襄夫人使帥甸攻殺之罪不專于鮑也然國人之饑者

利其貸老者利其饋材者利其事親者利其恤六卿莫不利其數而昭公見傾文公立國人何所逃罪乎善乎晏子之言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辱于齊君臣頽墮瑟縮不敢動惟一意求與之平而前侵後伐其暴逾甚齊固多行不義必自斃魯抑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哉國勢之強弱不同皆有弑逆之禍以此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難

諸侯會于扈

宋人執其君晉荀林父帥三國討之已而又合諸侯于扈欲平宋亂名正言順大義白矣而伐皆人會不序諸侯不勇于爲義也孟子之論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晉知命義大戒之不可犯故有討宋平宋之舉是義蓋襲而取之

非平日集義之功有以養其氣宜餒而易沮也昭公之弑主之者襄夫人傾之者公子鮑殺之者甸師六卿則皆與聞其謀晉誠以義討之鮑不當立也苟以立鮑為足以定宋則是勸公族之傾其上助人臣之仇其君豈所以訓乎未幾齊亦弑魯亦弑莒亦弑而晉亦弑亂臣賊子窺諸侯之無能勇于義而動也故伐宋會扈深致其貶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于路寢正也小寢已非其正臺下果何地乎成王平生學問涵養之功至顧命而盡見蓋其理明氣定心靜神爽死生大變莫能移之利貞誠之復也公生而怠忽慢弛放心莫收安能正而斃哉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商人急于得國故騶施以摟國人國人利其施莫以弑其君執其君之母為非也然騶施豈可常哉前日之施予不續後來之觖望方深國人之心亦以是失之故初侵我稱齊人再侵與伐稱齊侯可見人心以利窮而散矣歜職共弑歸舍爵而行知國人共快其君之弑而無所畏也夫利商人而黨惡者齊人惡商人而縱盜者亦齊人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為不義求國者之鑑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

成風私事季友而屬其子於是僖公立敬嬴私事襄仲而屬其子於是宣公立襄仲襲季友之迹而動也赤立未踰年見弑宜與齊商人弑其君同科不書君而書子不書薨而書卒為魯隱也襄仲謀弑不之晉而之齊齊人弑立固幸同惡之相濟晉趙盾已動無君之心不暇恤也弑前書叔孫得臣介遂如齊弑後

書季孫行父如齊叔孫與聞其故所當誅者非特一襄仲也春秋雖為魯隱固有微而顯盡而不汙者存所以使亂臣賊子之黨同懼

夫人姜氏歸于齊

襄仲連殺夫人之二子以絶其本根哭而呼天大歸于齊非特為保身計且潔其身以不辱先君也齊商人弑君而立併誣其君之母叔姬以淫而執之雖屢請得歸所傷多矣赤方弑而夫人亟去之豈非有所

懲乎然觀燕燕衛莊姜送歸妾有曰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其志寧死于衛不歸于齊則夫人之歸春秋特哀其非得已未許其歸之正也故薨葬皆不復見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一年而弑君者三國王教不行天常不立比屋可誅也莒僕憑藉國人之怒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宜如

楚商臣許止書世子而舉國以弑是弑君者非特世子在莒朝者皆亂臣賊子也

春秋說卷十五

宋 洪咨夔 撰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莫大乎體元而居正位得其正之難也位得其正上無愧於天中無愧於祖宗下無愧於民而後可以行即位之禮蓋天命不可以智力求天位不可以權術干而受之必以道茍一毫有愧於中則無以入

宗廟見祖禰御朝廷臨臣民矣公爲文公庶子以母敬嬴私事襄仲殺兩嫡而立之其果以道乎苟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非其道簞食豆羮不可受於人簞食豆羮之得失輕重與受天下均非其道猶惕然動於心赧然見於顔面有寧貿貿以死不食嗟來者而非道得國顧不知恥改元即位侈然如常禮同氣之肝腦塗地適母之號呼徹天以是而行五始之禮心安乎哉冒天下之大惡以爲榮負天下之大

僇以為安故書法與桓公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文公薨於去年二月公逆婦於今三月短喪用期制也魯喪紀之壞非一君而娶未有若此其亟者畏齊深則奉之勤倚齊重則求之切尚何暇顧禮哉況齊弑吾甥魯不問魯弑彼甥齊不責氣類孚合猜疑兩忘故襄仲以弑君大惡逆女於出姜父母之國恬然不以為怪也妾母為姑婦姜所

以不氏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放驩兜放蔡叔之放也秦晉戰於河曲臾駢欲薄諸河胥甲趙穿當軍門呼而止未為大罪也況相去八年豈應宿懲之猶在逸罰之復行是蓋權臣之私惡殺之則無名留之則有憾故托放以屏遠之放而不失其大夫意必有當官而行忤權要者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桓與公立皆非正桓胥於齊而強敢與齊抗公胥於

齊而弱常為齊刼葢篡弑之君與盟會則免于討魯

一日殺二嫡皆齊出安知其不執何我國人之情葢

甚洶洶也遂與季孫急於借齊鎮浮而弭變結轍往

來窘狀畢露茍得齊侯與為平州之會以壓危疑何

愛濟西田之賂哉書取所以著齊之刼魯見利而忘

義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爵楚而人鄭鄭輔楚人以躪中國也楚得鄭遂侵陳宋而晉獨救陳陳急而宋緩也宋陳衛曹之君會晉師伐鄭晉師次于棐林侯諸侯之至而後伐也救陳者惟晉伐鄭必俟諸侯之集何哉義不足以服人必衆而後濟也盾為政於晉惟利是求齊弑其君舍晉

嘗合諸侯謀之取賂而還宋弑其君杵臼晉嘗合諸
侯伐之復取賂而還簒弑大惡皆以賂免三綱五常
掃地殆盡方伯連師所以奉王命而行天討疑不如
是此諸侯所以解體也方鄭請平之時固有舍楚即
晉之志苟行事能服其心何至颷去之亟狥黨惡之
利忘討賊之義盾之無君眹迹已見故鄭知其不足
事而去之觀子家使執訊之辭豈偏師所能屈哉中
有所憮外有所疑宜必俟四國之集而後進也善救

故書盾大夫不可以受諸侯殊會之禮故不書盾

冬晉趙穿師師侵崇

臨衞閑閑崇墉言言臨衞茀茀崇墉仡仡文王奉天命以討有罪之崇也晉欲求成於秦而侵其與國之崇以為諼崇何罪乎穿能知前日薄秦於河之非勇而不知今日諼秦於崇之非義急於兵柄之入手將動於惡天君亂矣

晉人宋人伐鄭

晉討鄭之從楚固似有名而挾篡君以同伐其何以令列國見哉宜不競於楚而人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未有彼此皆書帥師者而華元歸生並書帥師何哉元乃前是弑君之黨歸生即後來弑君之賊皆專其國兵者也鄭受命於楚以伐宋疑曲在鄭而宋主兵宋文以篡得國不討已幸而一歲從晉伐鄭者

再囿鄭師之招也晉敗秦師於殽獲三將不書孟明諸子猶可望桑榆之收元非將材一跌遂不復振徒包棄甲復來之羞故書獲以戒命將之非其人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悼公三駕而楚莫與爭君臣同心而國勢強也鄭背晉即楚晉師三出卒無以服鄭而攘楚君臣離心而國勢弱也是時靈公有去盾之志宣子有弑靈之心

睽睽相視謀為先發攘外匡内亦慢焉而已故初伐鄭則四國之君會再伐鄭則惟宋人從今侵鄭則為禦秦而出楚鬬椒救鄭盾亟設辭去之内難將作也

劉裕伐秦踉蹡而歸者以此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兵論渠魁獄論首惡弑隱公者羽父不可歸罪於寪氏弑閔公者共仲不可歸罪於卜齮晉弑其君夷皋太史書曰趙盾春秋因之亦書曰趙盾而傳者乃以

為趙穿且謂董狐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為盾罪夫子以為法受惡越境乃免為盾辭皆非事實也盾無君之心久矣靈公之立非其本志君臣之猜隙已深而盾以擁翼為己恩盡專晉政威福己出新城之盟棐林之會偃然以大夫敵列國之君而不忌桃園肆惡與穿素有成謀特至此而動爾穿攻公而盾出奔二人相為表裏以嫁其迹發縱不可掩也穿為盾弑盾為穿庇盾首穿從坦然明白使其越竟亦豈能逭

弒君之罪哉夫造惡以用意為主蔽罪以主謀為重宜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用越紼之禮天意弗之許也魯郊之僭久矣王崩而郊尤非禮之中非禮牛傷且死以示警天可違乎僖公免牲猶三望牲雖免郊禮未盡廢今不郊則郊

禮盡廢矣畏威之心動悔過之念生聖人為之深喜

望祭可已不已又越紼行之則所譏重於僖

葬匡王

頃王之喪王室不赴告諸侯不弔葬螻蟻而無君乎

匡王崩四月而葬無同軌之可待故殺禮而縮期公

動多失禮猶以葬王書是亦蔀塞中一點之明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戎相攻何足算陸渾之戎則秦晉遷於伊川者也

伊洛近在王畿楚子伐戎至雒觀兵問鼎勢良迫矣

剥牀及膚春秋安得不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戎一也有戎有山戎有茅戎狄一也有狄有赤狄有

白狄木朽而蠹肉敗而蛆明王賢伯之不作綱常淪

斁政刑廢墜故蠢爾小醜皆足以為吾天下害特謹

而書之

宋師圍曹

篡弑之君自知名義所不貸必藉大刑大兵以立威而鉗國人之口梏與國之手宋鮑之篡既殺母弟及昭公子而盡逐武穆之族又見曹弱遽興大衆圍其國心危而示整氣索而示彊使莫我敢窺也小人之情類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權與物均而生衡衡平也惟天下之至平能平天下之不平未有己不平而能平人者也公以簒立不平甚矣乃欲挾齊強平莒郯之怨宜莒人之不從也莒不從而伐之取向始以義出終以利歸本心見矣胡不觀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乎

春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按左氏子公染指黿鼎公怒欲殺之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左氏喜奇而誣類如此經書趙盾弑其君而傳謂趙穿實弑盾以不越竟而受惡經書歸生弑其君而傳謂子公實弑歸生以權不足而蒙罪是首謀為輕黨從為重也經如造化生殺萬物明白簡直無一毫迂曲之意傳則翦綵刻楮以為工失其本真矣雖

曰春秋誅黨惡安有舍首惡不誅而嫁滔天大罪於其黨乎弒夷實歸生首惡非懼譖而黨惡無疑矣其後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討首惡也學者無疑經信傳而巧為辭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

姬

魯姬下嫁宋蕩莒慶已辱矣高固強委禽而婚叔姬辱又甚焉大凡負罪重者畏於人必深求安急者依於人必切畏人如碩鼠依人如窮猨則人得以制其命矣公初弑立實謀於齊既立恐大國有負恩之疑則娶齊以自親既娶矣慮他國有問罪之舉則賂齊以同會齊有德色魯有懼心連歲如齊惟恐不當其意此高固所以請止公扼吭拊背而求婚也受劫而

婚藉婚而脫不以卑子女辱祖禰爲羞飲至于廟如平時固秋以親迎挾叔姬而去冬以反馬擁叔姬而來嘻嘻然受之晏晏然行之公之無耻一至於此夫齊魯甥舅之國魯之姬即齊之姜也齊惠公縱固劫婚以卑魯而聽其往來莫之禁魯卑而齊亦卑矣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前年楚人侵鄭去年楚子伐鄭今年楚人伐鄭何前後皆人而中獨爵去年伐鄭於歸生弒君之後為有名也靈公弒襄公立逆賊不討儼然在列楚終始執此以問罪鄭將何辭而紛紛力競於鄭人從違去就之間所爭末矣故春秋方爵楚而復人楚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衛州吁弒其君討州吁者陳也宋萬弒其君討萬者亦陳也陳於弒逆之賊未嘗黨晉方弒其君其肯黨

乎故靈公之末既舍楚而從晉成公之初復背晉而即楚無瑕者可戮人晉亦盍思陳之所以去我者而盾以元惡帥衛侵之安知陳人不以州吁萬待其來也凡弒君之賊不再見而盾以侵陳書遂以為親弒者穿觀靈公欲殺盾而盾先發縱穿為桃園之攻既弒而盾使穿逆公子黑臀立之穿惟盾之聽耳威振國人恩結人主晉之政柄一出於盾是猶魯翬弒隱立桓而翬之專魯益重所以再見示天下以亂臣賊

子之不討也嗚呼嚴矣哉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公以篡立雖以賂會齊而未會晉猶不敢以為安衛在文公時嘗介魯平晉同盟新城今魯欲與晉會通彼此之情者非衛莫可故良夫來為前定之盟盖魯

簒晉弑氣類方相求庶其謀之有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公即位有年矣未嘗一會列國之君奴顔婢膝惟齊是事傾指氣使惟齊是聽連年如齊會齊必告至於廟不以臣僕齊為辱而以主齊為榮周公魯公實羞之

大旱

弒未已而大旱繼之一氣胚胎也順氣應則彌滿六

合無非嘉生逆氣應則蟠際兩間無非咎徵精神之所感召方寸之所發見不可掩也夫孝婦仲而旱解弘羊烹而天雨公誠能追念出姜呼天之憾大正襄仲弒君之戮且痛自貶損怨艾以謝國人天意之回其庶幾乎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一會而四國元惡已逭諸侯之討人極隳矣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而戍公立宋人弒其君杵臼而文

公立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而襄公立魯則公子遂弒赤而公立事情輕重雖不同而簒一也簒弒列於諸侯之會則不討曹人嘗以是請負芻於晉是會宜討而不討者多矣晉之君臣中有所慊徒能以不朝不睦止公不敢以非所當立詰公會不與盟竟以賂解晉何以為盟主魯惟恃賂以立國其何以能國哉是會蓋春秋之所深痛